



梦

巨人丛书
牧铃

幻

牧

场



少年儿童出版社

巨人丛书

JUREN
CONGSHU

梦幻牧场

牧 铃

少年儿童出版社

梦幻牧场

牧 铃 著

杨宏富 张恩卫 插图

刘泽岱 封面图

陶雪华 装帧

责任编辑 王 海

美术编辑 庄俊豪 侯强华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火正宇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群众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8

字数 155,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1,001—21,000

ISBN 7-5324-3136-3/I·1330(儿)

定价: 11.80 元



目 录

“禹王碑”之谜	1
飞来的月球	63
梦幻牧场	125
奇图	201
后记	258

“ 禹 王 碑 ” 之 谜

一、致命的周期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愚昧到相信有某种‘超自然神力’存在。”伯父说。

他用这么一句宣言来结束他的故事，反而使那故事明显地抹上了一层“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几年前，青云山的谷地里发现一具不明身分的尸体。那人无疑是摔死的，而且，从地面硬度和尸骨受损情况分析，死者在与地面相撞的瞬间，速度竟达 50 米/秒。根据自由落体加速度公式推断，死者至少是从百米高处落下才能获得那个速度。但现场四周三五十米内绝无十米以上的突起物，连大树都没有。

“倘在别处，我们或许会猜想他是从低空飞行物上摔下……可这是在青云山中的罗汉坑呀——在两列海拔均为二千米左右的山峰夹峙中……”

“会不会是……在别处摔死，再被人弄来……”齐明迟疑地说。

“绝对不可能！”伯父不高兴地喊，“如果我连这点都没

估计到,还算得一名法医么?事实上,这人身上的伤痕与地面软硬质地和凹凸形状莫不吻合……”

“结论呢?”

“我们只好,只好把他的死,姑且归咎于龙卷风。”伯父沮丧地垂下白发苍苍的头,“只好如此……”

齐明从书柜里找出一本厚厚的《气象日志》。这是他们中学气象小组的每日功课,多少年来从未间断过的。他翻到一九九〇年八月五日。那是立秋的前三天,晴间多云;西南风一到二级……没有龙卷风。除此之外,他还可以随便列举十数条理由来证实——那段日子里,全县乃至整个青云山区,都没有任何地区发生龙卷风。

他把日志摊开放在伯父面前的茶几上。

“我也查过、查过了……在气象台。”伯父眉心拧起一个疙瘩。在他数十年的法医生涯中遇到过许多疑难,但像这种无从侦破的神秘死亡却算得“绝无仅有”的一例。老人一直为之困惑不已。

齐明回到自己房中。燥热的“火南风”掀动着窗帘,天穹是一如既往的瓦蓝。伯父讲的故事极大地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在乎“凶手”、“作案动机”之类的枝枝节节,那些,还是留待刑侦专家去解决吧。作为一名中学生,一名自然科学爱好者,齐明最感兴趣的是案发地点——因为在同一地点,类似的“神秘死亡”八年前也发生过一次,同样,死者也是一个不明身分的外地人……

那时他还在读小学,到乡下外公家度暑假。有一天,外

公和几个山里汉子在罗汉坑发现了那具可怕的，几乎摔成一团碎骨肉的尸体……他记得，外公回家给他说起这件事时，他的脸正被马蜂螫了，肿成了个大篮球。他是贪摘猕猴桃让蜂螫的，那天的猕猴桃又酸又涩，硬得像冬瓜，这说明……不，这什么也不能说明。从七月初到九月，整个暑假，猕猴桃都是那味儿，要等秋霜降了，它们才能老熟。后来……对，两天后外公打开了一坛陈酿桂花酒，因为村里的老人们都来为外公祝寿——外公的生日……哦，外公的乳名儿不就叫“立秋”么？对，那天是立秋的前三天——两个不明身分者的神秘死亡前后相隔四年，却在同一个节气发生在同一地点！

仅仅是巧合吗？

齐明激动得浑身燥热。他不能不激动。青云山的老乡们都说这些外地人是进山去寻找“禹王碑”的。“禹王碑”与立秋之间，难道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禹王碑”，书上管它叫“禹镌”。据县志《古迹篇》记载：“禹镌，乃夏禹治水路经此地时御手亲镌”，后“匿青云山中不知其所终亦不知所镌者何”。山里人世代相传，禹王碑露了面，就能给青云山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而且“永寿永康、百世其昌”，过上幸福生活。十二岁那年，齐明就曾与几个村娃相约，去寻找那块幸福的神碑。他们在大山中迷了路；第二天，才被外公领着猎手们找到。

进中学后，齐明对“禹王碑”的兴致却一落千丈。历史书告诉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代。大禹的时代，似乎



没有留下铭文的可能。

重新激发他对“禹王碑”的关注的是外公珍藏的那本一九六四年地方版本的《玉屏村村史》，齐明的资料夹中就有《村史》的几段摘录——

“……日本鬼子第三次进山是大清早。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迫近了村子，一共十二个……他们用刺刀把来不及躲避的老少男女都赶到村头晒谷坪里。

“……‘我们是来找一块古碑的。’为首那个瘦鬼子用中国话说，‘不侵害日中亲善，害怕的不要。禹王碑——谁的知道？’没人吭声。鬼子官又说：‘不说？统统——’他一挥手，一个矮鬼子端起机枪，对准村口大皂荚树哒哒哒打出一梭子弹，树上掉下十多只鹌鹑，雪白的羽毛都被血染红了……

“保长田林森咬咬牙站出来说他知道。日本人就很和悦地问他：碑有多大，什么样子？问一句，朝旁边膘上一眼。人们才注意到那儿站着一个穿便装的红头发洋人。田林森吞吞吐吐地说，碑是墨玉石雕成的，镶金边，框架上有两条银龙。鬼子军官就跟红头发嘀咕了一阵鬼子话，红头发龇着大白牙笑着摇头。鬼子官陡然翻了脸，嚅地抽出东洋刀，就把田林森捅了……

“……鬼子把村上的娃娃们都撵到晒坪中间，

燃起一堆火。娃娃们吓得大哭。鬼子官抓起一个,说:‘嫩嫩的,烧熟了,味道大大地好!’人们不顾性命扑上去。鬼子架起了机枪……正在紧急关头,百岁老倌(田如海)挺身而出……鬼子官又让他说碑的模样,百岁老倌拾块土圪垯,在沙地上画了个八角图形。红发洋人凑近去将那图形瞧了个细,又盯住老人看了好半天,才点了点头,让老人领他们去找碑。

“田如海领着十二名鬼子进了莽莽大山就再也没有回村。若干年后,有个挖草药的外地郎在罗汉坑看到十一具白森森的尸骨,尸骨四周,大大小小全是石块,仿佛下过一场陨石雨……”

齐明合上资料夹。他学过的知识告诉他,所谓禹王碑纯属于虚乌有,《村史》却在这儿以事实提出几个方面的质疑:

一、田林森被“红发洋人”认定有诈而惨遭屠杀,百岁老倌却轻易得到他们的信任,这岂不说明日本人确实掌握了关于禹王碑的某些不为人所知的情况吗?

二、进山的鬼子是十二名,后来却只发现十一具尸骸,还有一个呢?

三、这十一名日本兵是怎样丧生,百岁老倌又是怎样失踪的呢?

还有……哦,对,鬼子第三次来青云山是一九四二年八

月——又是八月！齐明的心狂跳起来，大量血液冲向头部，他扑向书架，用颤抖的手抽出那本《二百年历表》——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也就是田如海领鬼子进山的第五天，正好又是立秋——以此推算，鬼子当死于八月五日——这个致命的神秘周期！

半个多世纪中相继而来的寻碑者，都于八月五日那天在同一地点不明不白地死去……

古埃及金字塔内的陵墓入口留下楔形文字的铭文：不准走近。否则，你必死！那警告，在近一个世纪中就已准确预言了数十位当代科学家的性命。也许，摆在面前的，又是一个像金字塔那样的远古之谜……

十六岁的中学生激动得手足无措。他迫使自己在竹凉床上躺下，让电扇吹着热汗涔涔的脑门。心跳渐趋平稳之时，齐明已作出了决定——去外祖父家度过余下的半个暑假。夏秋之交的青云山色是十分诱人的……

收拾行装时齐明对台历投去一瞥。“今日大暑”，距八月五日——那个致命周期，不到半个月了！

二、旱魔和神碑

沿一条曲里拐弯的盘山公路，长途客车驰向青云山腹地。

公路两侧，尽是干裂的梯田。早稻收割了，晚稻栽插不下去，也有刚刚插下的禾苗又被炽烈的阳光烫得焦黄的。

沿途都是抗旱的人。水桶、戽斗和古老的龙骨水车一齐被动员起来，抽水机的轰鸣此起彼伏，每座机泵边便泛开一小片新绿，烈日下闪着希望的水影。那是被旱魔窒息的田野在发出一声声微弱的呼吸。

“我活到七十，这样的干旱还是第一次见到！”同车一位老农民说。

“这老天爷，脾气越来越古怪了……”

“往后气候还得反常。”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接口，“太阳黑子频繁，地球的大气层被搅得一团糟了……”

“太阳黑子”、“温室效应”，人类对绿色植被和大气臭氧层的疯狂摧残……其中，究竟谁是导致气候紊乱的罪魁？

在这些天灾面前，人类只能“被动挨打”吗？听着满车叹息，中学生的心情异常沉重。

在青云镇下车，再顺青溪上行十五六公里，就到外公家。青溪已经干涸。抽水的人们在河心掏井。

几个赤膊少年拥挤在一眼细细的泉水口喝水。齐明忽然觉得这些喝水的人像是在从事一种神圣崇拜的庄严仪式。不是吗，人类一切顶礼膜拜都源于喝水的动作——俯身喝水是叩头，双手捧饮是作揖……当生命受到水的制约时，人类不约而同地由饮水联想到神圣崇拜。水，这种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化合物却在一天天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又因大量过剩而酿成洪灾。不能任意控制晴雨，就不能真正实现“人定胜天”……

外公跑了好几里山路迎接远道而来的外孙。齐明迫不及待地吧话题引向“禹王碑”。老人满脸笑纹陡地沉下去。

“你一个学生娃，怎么也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事呢？”外公叹了口气，“那只是老辈子的传说，其实并没有的……即便有，也是不祥之物——凡是进山去寻碑的，哪一个得了善终？就连一个跟禹王碑沾了点边儿的桂芸，也疯了……”

齐明记起来了。桂芸是他的远房表姐。生她那年，村上的刘瞎子就算定：这女孩子八字特贵相，命该嫁给寻到禹王碑的那个人……外公说的“沾边儿”就是指的这个。

“桂表姐她……怎么会疯的？”齐明问。

外公一边走一边给齐明说起桂芸。那女孩高中毕业回村后，出落得十分人才，可就是没人敢上门提亲。年轻人都

听说过，桂芸是命定要嫁给寻碑人的，眼看进山寻碑的人去一个死一个，谁敢舍着性命去山里寻找那块谁也说不准的神碑呢。

只有桂芸的同学三川真心要娶她。那小伙子不知信了哪路邪神，竟一口咬定禹王碑藏在孤王峰。他独自在那儿挖了一冬，将那座孤峰掏出个一人多高的洞洞。受了感动的桂芸也去帮他……结果是啥也没挖到，三川却被塌方压死。三川一死，桂芸更像中了邪，拼命似的把洞子掏下去，一天也不曾间断。直到有一天，山沟里动工修公路，开山炮一响，桂芸忽然哭倒在三川坟前……那以后她就疯了。

“她现在在哪里？”齐明急切地问。

“不疯时，文文静静，只不说话；疯劲一上身呢，她就直奔孤王峰，没日没夜地挖，挖……”外公摇头叹息不已，“任谁也挡她不住，那股疯劲哪……”

第二天上午，齐明带着水壶和手电筒出了村，直奔孤王峰。那座孤峰离村三五里，没费多大的劲，齐明就找到了三川他们开的那个洞口。洞里果然有金属的撞击声。他掀亮手电筒走进去。

洞子微微向下倾斜。走了二三百步，手电光圈映出一个高挑个儿的女人身影。女人拎着把羊角镢。听到脚步声，她迟钝地回过头，木木地盯住了电光，那神情并不疯狂，只是冷峻得怕人。齐明忙把电筒光移向洞顶，让洞壁返下的余光照在人身上。

“桂姐！”他轻声唤。倘在别处，他绝不会相信这个脸上布满裂石般皱纹的女人是桂芸。

“你，是——谁？”桂芸用哑哑的嗓音问。

“我是明明——小时候，你还背着我去逮过獾子……”

“你来干什么？”

“找禹王碑！”

“找碑的人都会死的。”桂芸肯定地说，“三川不是找碑，他只是那样说了说，就死了。昨儿傍黑，又来了个外地人，一个白发老头，我叫他别去，他还是进了大山……他也会死的。”

“不，桂姐，咱们一起去找，能找到……”

桂芸使劲摇摇头。“天底下并没有那么块碑。”桂芸说，“三川都告诉了我。你不要哄我。”

啪的一声，一只沉甸甸的信封扔到齐明脚边。齐明连忙拾起，掏出几页沾着棕黑色血迹的信笺，就着电筒光读下去——

桂芸：

……请原谅，我一直没对你说真话……我开挖孤王峰，其实并不是找禹王碑，但我只能这样说。因为自古以来，孤王峰就被看作全村乃至整个青云山的“龙脉”所在，除非以找碑为幌子，否则，无论挖了干什么都要遭到闾村反对的……我的真正目的，是要挖穿这座小山峰，将老龙潭的水